

由讀者反應批評理論看圖書館員的好書意識形態

A Critical Review of Librarians' Ideology of Good Reading, from Reader-response Theory

賴鼎銘

Ting-ming Lai

世界新聞傳播學院圖書資訊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Professor and Chairman

Departmen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World Colleg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s

【摘 要】

十九世紀以來，「以最少的錢，買最好的書，給最大多數的讀者」一直都是圖書館員奉行的信條。但晚近的分析卻發現圖書館員根本很少探討什麼是「最好的書」。一方面研究卻也顯示，所謂的好書並不是圖書館員所能決定的，好書的形成其實是控制在學術社群手中。另外，由讀者反應批評理論來看，不同的讀者各有其不同的詮釋社群，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如何要求讀者能夠欣賞精英的權威作品？最後，作者建議圖書館員應該讓詮釋的權力回歸讀者，讓讀者自己決定自己的權威作品。

【ABSTRACT】

「The best reading for the largest number at the least cost」has been the most influential motto for librarians since 19th century. Under the motto, librarians intend to collect the best reading for the largest number of reader to read. However,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librarians have no power over the creation of the best reading. The making of canons actually, is dominated by scholarly community. Also, from reader-response theory, each reader has his/her own interpretative community, how can we expect him/her to esteem the

elitist's best reading? The author finally, advocates that librarians should let the reader to gear his/her interpretation.

關鍵詞 Keywords:

意識形態；圖書館員；讀者反應理論；經典作品；閱讀

ideology ; Librarian ; reader-response theory ; canons ; reading

壹、前言

Miksa 指出在圖書資訊學界，基本上有二個不同的典範：圖書館被視為社會教育機構的典範，及人類資訊傳播系統中資訊流通的典範。(註 1)

第一個典範是將圖書館視為社會機構的一組觀念。這個典範的焦點是圖書館本身，圖書館被視為一個社會機構，而且是一個定義明確、獨一無二的社會機構。(註 2) 圖書館設立的主要原因，是在使提供的館藏文獻，有讓民眾 (不管是那一群特定的民眾) 使用的可能。這種理念還擴及到文化與社會改變的大環境觀點，這個觀點指出一方面，人類累積的社會知識 (具化在文獻中)，到了某種程度後變成社會與文化的記憶，一方面，人類又是這些社會知識的消費者。依照這個觀點，社會及文化的變遷，是透過個人吸收系統化的社會知識而完成的，而這些社會知識則是透過圖書館所收集的文獻來傳遞。(註 3)

Miksa 指出，這種社會與文化變遷的觀念，其實植根於 19 世紀社會進步的理想。而社會提升與進步的理念，則與西方依靠文化記錄，促成社會與個人進步的觀念密切結合。基於這些假定，這個典範認為文字記錄的使用，與社會進步有直接的相關。這種相關不僅是一般文獻的使用而已，而且必須奠基於權威作者的權威作品的基礎之上。後者的重要性並不在個人使用多少文獻中的資訊，而在閱讀文獻的過程中對個人的影響有多少。簡而言之，閱讀 (知識傳遞的主要動作) 是在產生有教養的個人，在知識與價值的吸納中，對社會與文化的變遷產生重大的貢獻，而更因這種轉變使得文化的生存得以可能。(註 4)

然而，這裡面最主要的問題，而且晚近慢慢引發批評的也就是，何謂權威作品？又是誰在決定這些權威作者的權威作品？只有回答這些問題，才能了解讀者

需要閱讀「誰」的權威作品，才能得到社會與個人的進步。

貳、何謂權威作品？誰在決定權威作品？

Wiegand 以研究美國圖書館學會的歷史為例指出，美國圖書館學會的歷史其實是環繞著以「最少的經費，買最好的書，給最大多數的讀者」這一個信條而發展的。然而，Wiegand 也發現，美國圖書館學會早期推展的各項活動中，可以看到圖書館界花了絕大部份的時間在探討「最少的經費」與「最大多數的讀者」這二個問題，而對於什麼是「好書」(Good readings 或 Best readings) 則甚少去探討。(註 5)

換句話說，圖書館界雖然希望以最少的經費買最好的書——所謂權威作者的權威作品——給大多數的讀者使用，但卻很少花時間去探討什麼是我們所要提供的「好書」。美國圖書館學會的領袖確認「好的讀物」，或更確切的說「最好的讀物」可以改善個性與行為、促進物質的進步及文化的提升、減低社會衝突、與保持社會的秩序，但卻很少人問及決定「最佳讀物」的標準是什麼？Wiegand 指出，顯然地，這些領袖們下意識地認為，有品味有教養的人，從內在上就能分辨出什麼是有價值，什麼是沒有價值的。因為同屬於社經的階層，他們認為選擇的標準是很自然地產生，沒有什麼好談的。(註 6)

我們可以二套「經典作品」的選擇來證明上面的說法。第一套係編輯於 1910 年的「哈佛古典作品」(Harvard Classics)，又稱「五尺叢書」(註 7)，另外一套則是 1952 年出版的「西方世界的偉大作品」(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這二套書所收羅的權威作者，名單如附錄一及附錄二。

這二套書的出現，證明權威作者與權威作品的產生，並不是圖書館員所能主宰的，而是代表某種社經階層的理想。以「西方世界的偉大作品」而論，這一套書是芝加哥大學校長 Robert Maynard Hutchins 主編，Mortimer J. Adler 主導而出版的。而「哈佛古典作品」則是 P. F. Collier & Son 這個公司於 1909 年向當時哈佛大學校長 Charles W. Eliot 提議，而由 Eliot 負責選書，於 1910 年出書的(註 8)。由二個主編的背景及他們所選出來的作品，可以讓我們看出，這二套書所代表的其實是反應上層精英所定義的權威作品。

可是當追問這些選擇是否有客觀標準時，這二套叢書的編輯們並沒有告訴我們。「西方世界的偉大作品」雖然聲明在人類歷史的軌跡中，一代接著一代都有新的作品。因此每一代的責任就是去評估各代中的新作品，去除沒有用的，而將好的作品留在偉大的對話 (Great Conversation) 中 (註9)。一方面卻又指出在任何人的人心靈中，從來並未懷疑那一本才是偉大作品——他們就是那一些經過時間洗鍊，而且被人類共同認定為在寫作中是最好的創作 (註10)。另外，盡己所能去了解這套書的任何讀者，將會發覺自己更能閱讀及理解其他作品。換句話說，透過這一套書的閱讀與理解，將會幫讀者建立起評估其他作品的標準。

但問題也出在這裡。當我們比較「西方世界的偉大作品」與「哈佛古典作品」所蒐集的權威作者時，卻發覺有矛盾的地方。例如「西方世界的偉大作品」之所以排除1900年以後的作家，乃是因為編輯們並不認為他們或任何人有能力評價當代作品的價值 (註11)。而刪除愛默森、惠特曼、梭羅與馬克吐溫——他們都是偉大的作家——是因為他們雖然很重要，但卻無法與本套書的其他作品相比。而布尼茲、伏爾泰與巴爾扎克沒有被收錄，則是因為這些作者的貢獻是奠基在他們的所有作品之上，而不是在少數幾本作品，因此無法被選錄。(註12)

但「哈佛古典作品」所收錄的權威作品中，卻包括艾默森及伏爾泰的作品。一如「哈佛古典作品」主編 Eliot 所說的：「我決定什麼該收，什麼不該收。」(I decided what should be included, and what should be excluded) (註13)。從這樣的話語中，可以看得出來標準是在選書者的心中，那是自證自明的。如Wiegand 前面所述，有品味有教養的人，從內在上就能分辨出什麼是有價值，什麼是沒有價值的。他們內心中自有標準。

這樣的結果驗證了Wiegand的說法。Wiegand探討早期學術傳播的研究中，即曾指出各種 Canons 的形成，其實是一個由教師所決定，再慢慢轉移至同儕評論者決定的過程。換句話說，Canons 的形成其實是控制在學術社群的手上。因此，Wiegand 才感慨地點出，出版社決定 Canons 的形式，學術社群的成員則決定內容，而大學圖書館則只能決定採購的數量，及對這些採購來的書籍進行有序化的工作。(註14)

Harris 更進一步地指出，圖書館其實只是一個被選定的傳播工具而已。圖書館界以前曾自許是「文化的使徒」，念茲在茲地想要提升讀者的水準，說穿了，

只是為了上層文化及優勢團體推行文化產品罷了(註15)。而這些上層文化的產品，又循著下面的管道不斷地在傳遞與影響：

- (一) 創作者
- (二) 出版者
- (三) 書評家
- (四) 傳播機構(書店、圖書館、教育機構)
- (五) 讀者。(註16)

在這種傳播的過程中，前面三個團體決定一本書是不是要出版，甚或一本書會不會成為經典作品(註17)。換句話說，前面三個團體可以決定圖書館的館藏，及讀者必須讀什麼書，圖書館及教育機構只是資訊文化產品的散播者而已。書籍的來源及書籍的好壞，並不是圖書館所能決定的。

肆、讀者的興起

但另一個令人好奇的問題則牽涉到選擇這些權威作品的理念。以「哈佛古典作品」而論，編輯強調它包括了302位世界上不朽心靈的超級作品，而這些世界上不朽的靈魂，是文明的製造者，歷史的塑造者。閱讀他們的書，可以與他們過去的年代共存，可以知道他們的成就、與他們共遊、共同發現，傾聽他們不死的名言。(註18)

編輯們自認「哈佛經典」是「人的所有一切」(All things to all men)(註19)。這些身旁的好書是任何時間的最佳同伴，可以讓我們得到無盡的娛樂、靈感與激勵，可以讓我們從年紀、國家、個人的經驗中解放出來，帶著我們往人類最高遠的目標前進(註20)。這套書的主要功能，是在發展及提升讀者對高品質讀物的閱讀品味，不管是「哈佛古典作品」之內或之外的作品。(註21)

「西方世界的偉大作品」的編輯們也認為能讓西方恢復正常的聲音，都已包括在偉大的對話中。並不是編輯們想再回到古代、或中世紀、或文藝復興或十八世紀，而是希望這些聲音能幫助我們過得更好。編輯們並不相信，最近的任何社會與政治的變動，會讓這些偉大的傳統無效，甚或與現代人沒有任何相關。相反

地，編輯們相信現代的思想家必須重新捕捉偉大的對話傳統。因為這些書告訴我們當前許多嚴重問題的根源，書中所展現的精神與所教導的思想內涵，是這個時代所最需要的。雖然這些偉大作品不是疾病的萬靈丹，但主編們非常推崇這些偉大作品，因為他們可以作為現代年青人與成年人教育的工具。這樣說並不意味這套書是人類最後的話語，但人文教育本就是人人所需，而最好的人文教育就是透過這些西方遺留下來的偉大作品。(註 22)

由上述的說法，這些早期經典作品的決定者與維護者，他們的理念是奠基於下列的假定之上的：

- (一) 經典作品的作者都是有智慧的人，他們是不死的 (Immortal)。
- (二) 這些經典作品都經過時間的歷練，所散發出來的智慧亙古彌新，值得一讀再讀。

這樣的想法，由讀者反應批評理論的角度來看，則顯然南轅北轍。讀者反應 (Reader-response) 取向，開始對藝術作品的自主性與特權地位提出挑戰 (註 23)。三十年代中到五十年代後期的新批評，強調文本的客觀性、自足性和有機整體性，一直針對文本進行形式主義的和「內在」的研究。讀者反應批評則不承認文本的客觀存在，強調讀者和閱讀行為在構造文學意義與價值方面的優先地位。(註 24)

我們可以由 Roland Barthes 與 Stanley Fish 的理論，來說明上述的轉變。

權威作品的維護者，認為作者是不死的。但晚近的批評理論則宣佈作者的死亡與讀者的興起。這樣的說法以 Barthes 最具代表性，Barthes 的名言就是：「讀者誕生的代價即是作者的死亡。」(The birth of the reader must be at the cost of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註 25)

Barthes 主要是以作品 (Work) 與文本 (Text) 的分別，來說明他的論點。這二者的最大差別在於，作品是已經被書寫完成的具體成果，它可以被眼睛看見，被手觸摸。因此作品可以從書店、圖書館、或課堂的指定讀物中被接觸到。而從解釋上的角度來看，作品則是封閉的，它執著於固定的意義。(註 26)

相反地，文本的時間則是永遠在流動，不會停留在任何一點，而且只有在活動中可以被經驗到。在解釋上，文本則是開放的，能不斷地創造並衍生不同的意義。也因

為意義可以不停地被創造，因而也沒有所謂的最終意義。換句話說，它的意指可以無限推衍、而且是非中心、沒有終結的。由此來看，文本是一本我們永遠都無法讀完的書，不能用平常的規則及傳統來看它，也不能依照文體來加以歸類。因為不管是小說、詩歌或散文等這些文體都會限制文本的彈性空間。(註 27)

Barthes 指出文本是自多重面向空間中，不同作品的衝擊與整合，其中並沒有任何原創性的內容在其中。文本是自無法計量的文化中抽繹出來的引用組織，是多重作品的組合，它穿過一篇或甚至多篇作品，自不同文化中結合而成，進行相互的對話與爭執。但不管如何，這些多元作品的核心焦點都是讀者；而並不是作者。古典批評從未注意過讀者，對他們而言，作者是文學中的唯一人類(註 28)。日常文化中所發現的文學影像很霸權地集中在作者這個人、他的生活、他的品味、他的熱情(註 29)。Barthes 覺得給文本一個作者等於對文本進行限制，也是作品的關閉。(註 30)

這樣的批評也可以在 Fish 的評論中找到。在讀者批評理論出現之前，形式主義認為字句的意義不會受到個人意向或情境影響，意義就存在於字句中。因此文學作品一定有其「真正的意義」，等待讀者去發掘。如果讀者不能掌握作品的真正意義，那是他們的努力不夠。最有能力抓住真正意義的當然是評論家與老師等專業人士，詮釋如果有了爭議，應該由專業人士來客觀地點出真正的意義，讀者則僅能虛心的接受。(註 31)

Fish 則認為作品的意義不在字句，而在讀者的閱讀經驗中，而且句子必須放在閱讀的脈絡中了解。讀者並不是對作品的真正意義作出詮釋的反應，讀者的感受就是作品的意義(註 32)。另外，傳統的看法認為作者的風格，是固定在作品中的客觀特質，因此常喜歡計量作者的用字，然後用以說明他們的風格。這種做法漠視讀者的存在，Fish 認為讀者的動機及期望，才是感受的根基，風格之所歸依，而且是文學之所以是文學的原因。(註 33)

Fish 最後發展出新實用主義的觀點，反對形式主義及本質主義。Fish 不認為事物具備任何客觀的形式及內在的特質，事物的意義必須從現實的場合與社會脈絡中尋找，他也不認為我們能找到客觀而正確的答案，及永恆不變的真理。他認為個人的偏好與興趣都有它的社會根源，這個社會並沒有真正屬於個人的事物，個人永遠是社會群體的產物。由這個觀點來看，Fish 指出文學並不是歷經人類千

錘百鍊的精華遺產，作品本身不應該有什麼永恆的內在特質。因而，如果讀者對文學作品有奇怪的反應與感受，不能被視為是錯誤的詮釋。相反地，它正是反應讀者個人的關切及期望。(註 34)

Fish因而提出「詮釋社群」(Interpretative community) 的概念。詮釋社群是指社會因為分工而產生不同的社會階層，相同社會階層的人往往共享類似的世界觀。透過這個共同分享的世界觀，對事物的詮釋也常會產生相似的看法(註 35)。而且每個人又同屬多個不同的詮釋社群(如學生、老師、家長、女性主義、反核四等)，在不同的場合，因為不同詮釋社群在影響，我們即會採取不同的詮釋策略。就Fish來說，是詮釋社群在形塑我們，使我們能在共同的世界觀下彼此溝通。社群的詮釋規範了我們所了解的世界，只有按照社群的詮釋規則來互動，才有可能彼此被了解。因此，我們在任何時刻，任何場合，都是在某些社群的世界觀中運作。(註36)

應用在學校教學時，新實用主義的觀點不認為學生是一塊白板，等著被印上不朽的句子，也不認為所有學生會對同一作品產生一致化的反應。相反地，學生來自不同家庭背景，形塑於不同的社會環境，他們帶著不同的興趣與傾向來學校，因而如果學生對事物的反應有任何不一致，那本來就是正常的，而且應該是被允許及應該被鼓勵的。(註 37)

因此，從文學教育的層面來看，Fish的理論不再認為學生的學習必須從權威作品中，挖掘內在的意義及尋找永恆的真理。也不接受學生的心靈是一無所知，所以才需要權威作者的權威作品來啟發的說法。(註 38)

伍、我們能為誰選書？我們能主導讀者的品味嗎？

Bruns 指出，一個文本如果到最後被典律化，並不是因為它是最後而且是正確的，而是因為它與一群人在一起。典律化的重點是在建構文本的權威，不僅是對當代的競爭者，也是在爭未來它所能主導的權力。換言之，典律化的主題就是權力。典律與非典律的分野不在真實性的問題，相反地，它的分野乃是不同文本中，那一本在特定情境下較有影響力，而那一本沒有的問題。從詮釋學的觀點來看，文本與情境的關係永遠是主要的關懷重點(註 39)。劉光能也指出Canons的存在，其實是靠著文學公器的推動和維繫。文學公器並不一定具有嚴密的職權組

織，但卻多少具有專業獨攬、權威公信的特性。文學公器又有直接、間接二種：直接的公器包括利用修史與教學、文學的批評與理論的建構、文學流派的運動、與出版業結合等進行獨攬的行動。間接公器則包括政權、或是以意識形態、思潮等形式發揮影響力的反政權。（註 40）

如果我們由上段及前述 Wiegand、Harris 及 Bruns 的說法中，來重新省視圖書館界所標榜的「最少的經費，買最好的書，給最大多數的讀者」，可以發覺「最好的書」其實並不是圖書館員所能決定的，它是由學術社群及文學公器所宰制出來的，他們所代表的都是精英的理念。由此來看，這些代表精英的權威作品，又如何能達到「最大多數讀者」的使用？

圖書館界其實也提出不少的選書原則，它的目的無非企圖掌握圖書的品質，然後影響讀者的品味。但由上面文學公器對典律的宰制，就會發覺這些選書原則只是虛設。因為這些原則未使用之前，最好的書早就都已經被制定出來了。我們只要以 Haines 所提出來的非小說類書籍選擇標準來看（註 41），即能了解：

一、題材

1. 主題為何
2. 範圍為何？材料是完整的或是部份的？主題是全部敘述的或是部份討論？
3. 有無附帶論及的主題？
4. 所用資料是否簡要？概括？經過選擇？各章節份量是否均衡？
5. 寫作是具體的或抽象的？
6. 是通俗的？學術的？專門的或半專門的？
7. 寫作是為了一般讀者？學生？專家？
8. 出版日期？

二、著作

1. 著者之學歷與經歷為何？撰寫本書曾特別著力否？
2. 取材是否為原始資料？若為轉手資料，可信賴否？

3. 著作為根據個人觀察或研究？
4. 言論是否精確允當？
5. 是否通曉所述？
6. 著者之意見為何？偏頗？公正？保守？急進？

三、品質

1. 本書是否表現出創造力？
2. 所表現之形式是否與其思想相合？
3. 本書是否有新穎觀念？優美辭句？
4. 行文是否清晰？易讀？引人？深刻？富於想像？
5. 有無活力？興趣？於文獻是否為一永久文獻？

四、實質

1. 有無索引？
2. 有無圖解？地圖？表格？書目？附錄及其它參考資料？
3. 印刷字跡是否清晰？所用紙質是否優美？

五、對讀者的價值

1. 是否能於知識上盡到介紹責任？
2. 對於文化的貢獻為何？
3. 能否激發研讀興趣？
4. 可否作為娛樂或消遣讀物？
5. 提供何種閱讀關係？
6. 適合何種類型讀者？

如果以現在的眼光來看，除了第四點以外，其他的選書原則，有幾條是圖書館員可以為讀者決定的？

另外，當我們回顧 Haines 所認為偉大作品的判準時，同樣的問題也會一直出現。Haines 認為我們應該由下列五個標準來看一本書是不是偉大 (註 42)：

Test of time：最偉大的作品是那種能讓最大多數人民獲得最長遠樂趣的作品。

Test of compensation：拿起來的書是否蘊有足夠的真理、美、樂趣等特點，而值得花時間去閱讀它。

Test of significance：在生命的詮釋上，這一本書是否有價值？這種判斷尤其要用在當代小說上，以發現這些作品是否僅是想像與幻想。

Test of effect：這本書是否在心靈上留下任何良好或深刻的感覺？

Test of comparison：現在看的書，能否與前此經過時間淘汰所留下的書比較？

這樣的判準，以現在的眼光來看，誰可以適用？是不是仍然是精英式的指導？證諸 Radway 的研究，羅曼史的女讀者，閱讀的目的即迥異於這些精英的期待，他們並沒有被提升的期待 (註 43)。這些針對經典作品所設的標準，對他們而言是一無是處的。

由前面的探討，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圖書館員並無決定好書的權力，而且所謂的好書，其實代表的也只是上層精英的理念，這裡面有一個不死的作者及意義永恆的作品。然而晚近的研究已經將具中心地位的權威作品慢慢解構，無限的詮釋能力已逐漸回到讀者手上。如果圖書館員沒有能力主導好書的產生，也無法主導讀者的品味，那不如將主導權交回給讀者吧！

註 釋

- 註 1 : Francis L. Miksa,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 Two Paradigms, " in Conception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 Historical,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eds. Pertti Vakkari and Blaise Cronin (London : Taylor Graham, 1992) : 229-252
- 註 2 : Ibid, 231.
- 註 3 : Ibid.
- 註 4 : Ibid, 236-7.
- 註 5 : Wayne A. Wiegand, The Politics of an Emerging Profession : Th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876-1917 (New York : Greenwood Press, 1986) : 230.
- 註 6 : Ibid, 231.
- 註 7 : 哈佛大學校長 Eliot 認為五尺長書架所容納的精選作品，足可容納我們一生的人文教育所需。而五十冊的「哈佛古典作品」正好五尺長，所以又叫「五尺叢書」(Five-foot Shelf)。
- 註 8 : Charles W. Eliot, "The Editor's Introduction to the Harvard Classics, " in Harvard Classics, Volume 50, 3-11 (New York : P. F. Collier & Son Co., 1910) : 7.
- 註 9 : Robert M. Hutchins, The Great Conversation : The Substance of a Liberal Education (Chicago :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c., 1952) : xi.
- 註 10 : Ibid.
- 註 11 : Ibid., xviii.
- 註 12 : Ibid., xix.
- 註 13 : Eliot, 8.
- 註 14 : Wayne A. Wiegand, "Research Libraries, the Ideology of Reading, and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1876-1900, " in Libraries and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 The Historical Dimension, eds. Phyllis Dain and John Y. Cole, 71-87.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90) : 77.

註 15 : Michael H. Harris, "State, Class, and Cultural Reproduction : Toward a Theory of Library Serv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Advances in Librarianship, Volume 14, ed. Wesley Simonton (Orlando: Academic Press, 1986) : 228.

註 16 : Ibid., 235.

註 17 : Ibid.

註 18 : Eliot, 12-13.

註 19 : Ibid., 5.

註 20 : Ibid.

註 21 : Ibid., 8.

註 22 : Hutchins, xi-xiii.

註 23 : 伊麗莎白·費洛恩德 (Elizabeth Freund) 著、陳燕谷譯，讀者反應理論批評 (The Return of the Reader) (板橋：駱駝，民 83 年) : 2。

註 24 : Ibid., 38-9.

註 25 : Roland Barthes,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 in Modern Criticism and Theory, ed. David Lodge, 167-172 (London: Longman, 1988) : 172.

註 26 : 羅蘭巴特，「從作品到本文」，在當代西方文學批評理論，朱耀偉編譯，頁 15-23 (板橋：駱駝出版社，民 81 年) : 16-21。

註 27 : 孫小玉，「解鈴？繫鈴？——羅蘭巴特，」在文學的後設思考：當代文學理論家，呂正惠主編，頁 78-103 (台北：正中書局，民 80 年) : 91-92；羅蘭巴特，「從作品到本文」，16-21。

註 28 : Barthes, 170-1.

註 29 : Ibid., 168.

註 30 : Ibid., 171.

- 註 31：何春蕤，「多元開放的文學教室——史丹利、費許的務實作風，」在文學的後設思考：當代文學理論家，呂正惠主編，頁 182-204（台北：正中書局，民 80 年）：186。
- 註 32：同上註，186-8。
- 註 33：同上註，192-3。
- 註 34：同上註，193-5。
- 註 35：同上註，195-6。
- 註 36：同上註，196。
- 註 37：同上註，198-9。
- 註 38：同上註，201。
- 註 39：Gerald L. Bruns, "Canon and Power in the Hebrew Scriptures," in Canons ed. Robert von Hallberg, 65-83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 67.
- 註 40：劉光能，「文學公器與文學詮釋：法國近百年之變動與互動舉要，」中外文學 23 卷 2 期（民 83 年 7 月）：63。
- 註 41：Helen E. Haines, Living with Books: The Art of Book Collec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0) : 51-54；這些選書原則的中文翻譯，來自王振鵠、趙來龍，「圖書資料的選擇，」在圖書館學，中國圖書館學會出版委員會編，191-248（台北：學生書局，民 72 年）：213-4。
- 註 42：Haines, 57-61.
- 註 43：Janice A. Radway, Reading the Romance: Women, Patriarchy, and Popular Literature,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4.

附錄一 「哈佛古典作品」的權威作者及權威作品

- Volume 1 Benjamin Franklin, John Woolman, William Penn
- Volume 2 Plato, Epictetus, Marcus Aurelius
- Volume 3 Bacon, Milton's Prose, Thomas Browne
- Volume 4 Complete Poems in English, Milton
- Volume 5 Essays and English Traits, Emerson
- Volume 6 Poems and Songs, Burns
- Volume 7 The Confessions of St. Augustine, The Imitation of Christ
- Volume 8 Nine Greek Drama
- Volume 9 Letters and Treatises of Cicero and Pliny
- Volume 10 Wealth of Nations, Adam Smith
- Volume 11 Origin of Species, Darwin
- Volume 12 Plutarch's Lives
- Volume 13 Eneid, Virgil
- Volume 14 Don Quixote, Part I, Cervantes
- Volume 15 Pilgrim's Progress, Donne and Herbert, Walton
- Volume 16 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 Volume 17 Folk-Lore and Fable, Aesop, Grimm, Andersen
- Volume 18 Modern English Drama
- Volume 19 Faust, Egmont, etd., Goethe ; Doctor Faustus, Marlowe
- Volume 20 The Divine Comedy, Dante
- Volume 21 I Promessi Sposi, Manzoni
- Volume 22 The Odyssey, Homer

- Volume 23 Two Years Before the Mast, Dana
- Volume 24 On the Sublime, French Revolution, etc., Burke
- Volume 25 J. S. Mill and Thomas Carlyle
- Volume 26 Continental Drama
- Volume 27 English Essays, Sidney to Macaulay
- Volume 28 Essays, English and American
- Volume 29 Voyage of the Beagle, Darwin
- Volume 30 Faraday, Helmholtz, Kelvin, Newcomb, etc.
- Volume 31 Autobiography, Cellini
- Volume 32 Montaigne, Sainte-Beuve, Ranan, etc.
- Volume 33 Voyages and Travels
- Volume 34 Descartes, Voltaire, Rousseau, Hobbes
- Volume 35 Froissart, Malory, Holinshed
- Volume 36 Machiavelli, More, Luther
- Volume 37 Locke, Berkeley, Hume
- Volume 38 Harvey, Jenner, Lister, Pasteur
- Volume 39 Famous Prefaces
- Volume 40 English Poetry, I
- Volume 41 English Poetry, II
- Volume 42 English Poetry, III
- Volume 43 American Historical Documents
- Volume 44 Sacred Writings, 1
- Volume 45 Sacred Writings, 2

- Volume 46 Elizabethan Drama, 1
- Volume 47 Elizabethan Drama, 2
- Volume 48 Thoughts and Minor Works, Pascal
- Volume 49 Epic and Saga
- Volume 50 Introduction, Reader's Guide, Indexes

附錄二 「西方世界的偉大作品」收錄的權威作者名單

Homer

Aeschylus (c. 525-456 B. C.)

Sophocles (c. 495-406 B. C.)

Euripides (c. 480-406 B. C.)

Aristophanes (c. 445-c. 380 B. C.)

Herodotus (c. 484-c. 425 B. C.)

Thucydides (c. 460-c. 400 B. C.)

Plato (c. 428-c. 348 B. C.)

Aristotle (384-322 B. C.)

Hippocrates (fl. 400 B. C.)

Galen (c. A. D. 130-c. 200)

Euclid (fl. c. 300 B. C.)

Archimedes (c. 287-212 B. C.)

Apollonius of Perga (c. 262-c. 200 B. C.)

Nicomachus of Gerasa (fl. c. A. D. 100)

Lucretius (c. 98-c. 55 B. C.)

Epictetus (c. A. D. 60-c. 138)
Marcus Aurelius (A. D. 121-180)
Virgil (70-19 B. C.)
Plutarch (c. A. D. 46-c. 120)
P. Cornelius Tacitus (c. A. D. 55-c. 117)
Ptolemy (c. A. D. 100-c. 178)
Nicolaus Copernicus (1473-1543)
Johannes Kepler (1571-1630)
Plotinus (205-270)
Saint Augustine (354-430)
Saint Thomas Aquinas(c. 1225-1274)
Dante Alighieri (1265-1321)
Geoffrey Chaucer (c. 1340-1400)
Nicolo Machiavelli (1469-1527)
Thomas Hobbes (1588-1679)
Francois Rabelais (c. 1495-1553)
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 (1533-1592)
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
William Gilbert (1540-1603)
Galileo Galilei (1564-1642)
William Harvey (1578-1657)
Miguel de Cervantes (1547-1616)
Sir Francis Bacon (1561-1626)

Rene Descarte (1596-1650)

Benedict de Spinoza (1632-1677)

John Milton (1608-1674)

Blaise Pascal (1623-1662)

Sir Isaac Newton (1642-1727)

Christiaan Huygens (1629-1695)

John Locke (1632-1704)

George Berkeley (1685-1753)

David Hume (1711-1776)

Johathan Swift (1667-1745)

Laurence Sterne (1713-1768)

Henry Fielding (1707-1754)

Charles de Secondat, Baron de Montesquieu (1689-1755)

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Adam Smith (1723-1790)

Edward Gibbon (1737-1794)

Immanuel Kant (1724-1804)

American State Papers

Alexander Hamilton (1757-1804)

James Madison (1751-1836)

John Jay (1745-1829)

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

James Boswell (1740-1795)

Antoine Laurent Lavoisier (1743-1794)

Jean Baptiste Joseph Fourier ((1768-1830)

Michael Faraday (1791-1867)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

Herman Melville (1819-1882)

Charles Darwin (1809-1882)

Karl Marx (1818-1883)

Count Leo Tolstoy (1828-1910)

Fyodor Mikhailovich Dostoevsky(1821-1881)

William James (1842-1910)

Sigmund Freud (1856-1939)